



56349

【美】埃哈德·达布林豪斯著

克劳斯·巴比案件

32.56349

210

克劳斯·巴比案件

563+518



群众出版社

1986年·北京

030632

内 容 提 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劳斯·巴比是德国党卫队驻里昂的头目，他亲自策划并参与了许多次大屠杀，被称为“里昂的刽子手”。二次大战之后，他回到德国，摇身一变，成了美军的情报员。他的罪行被揭露后，美军又设法将他转移到玻利维亚，他又成了当地的巨商。但他终难逃法网，现法国政府已将他缉拿归案，即将开庭审判。本书详细地描述了克劳斯·巴比案件的全貌，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对我们了解历史是有裨益的。书中有些观点是错误的，望读者阅读时加以鉴别。

克 劳 斯 · 巴 比 案 件

(美)埃哈德·达布林豪斯著 啸涛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印张 82千字插页2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410 定价：0.86元

印数：00001—12000册

译者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逃避惩罚，一些血债累累的纳粹分子逃离德国，隐藏了下来。几十年过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恶梦仍在人们心头萦绕。惩办纳粹，消除隐患，乃世人之一大心愿。

又一批蜷居地下的纳粹分子被缉拿归案了，1985年底将在欧洲诸国开庭审判。本书所揭露的克劳斯·巴比就是这批待审战犯中最凶残的一个。

巴比曾是德国党卫队保安处驻里昂的头目。他亲自策划并参与了许多次大屠杀，数以万计的无辜者死于他的手下，被称为“里昂的刽子手”。战后他隐姓埋名，摇身一变，成了美国军队雇佣的情报员，受到美军的赏识和庇护，逃避了德国和法国的缉查。他的罪行暴露以后，美国军队又想方设法把他转移到玻利维亚。他结识了玻利维亚当局的要员，成了豪富巨商。但三十年来几经周折，巴比终于被缉拿归案了。

作者埃哈德·达布林豪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管理和控制过德国情报员，与巴比共事将近一年。基于对纳粹的仇恨，他写下了这本回忆录。书中详细地描写了战后美苏之间微妙的关系以及东西方之间的情报战。本书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展现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它对于我们深

入了解这段历史是大有裨益的。

啸 涛

1985年10月

引 言

1983年2月5日，我揭穿“陆军反间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雇用克劳斯·巴比的内幕，世界各地的质询便象潮水一般涌来。一星期之后，巴比被遣送回法国，现在许多国家的人民正急切地等待着对他的重新判决。人们都希望详细地了解巴比这个战犯在法国犯下了什么罪行，为什么美国军队利用他，保护他，继而协助其全家逃亡到玻利维亚。

仲夏时节，这股热潮过去了。我和妻子象往常一样，开车到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去看望我们在美军服役时的老友比尔和多蒂·勒克。那是7月4日正值周末。我们品尝着最爱吃的切萨皮克湾蓝蟹时，比尔建议我把和巴比在一起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他对巴比的事一直很感兴趣。他说，“达比，我们住宅区有一位出版商，名叫艾尔·哈克尔。他是阿克罗波利斯图书出版公司的老板。我们问问他我的主意如何吧。”

艾尔听了很高兴，和我签定了合同。巧得很，阿方斯·J·哈克尔和我一样是在1943年加入马里兰州康普里芝军事情报训练中心的。我们还发现当时我们俩在两个不同的军情队，都是队长，1943年9月去伦敦坐的是同一架飞机。四十年过去了，在我的“远航俱乐部成员”专用美元票据上，艾尔的名字依然清晰可见。大战中飞越海洋的人都有资格成为“远航俱乐部成员”。那时候多数士兵乘部队运输船去欧洲，

坐飞机跨越大海的确不同寻常。

我写这本书，是想真实地描述一下美国情报机关。因为巴比杀死抵抗英雄琼·莫林，成了法国人民切齿痛恨的纳粹战犯，我也小心翼翼地谈及了法国情报机关。还有一些曾与纳粹狼狈为奸的法国走狗希望巴比在玻利维亚呆下去。

德国人也想表示他们对纳粹时代的仇恨。最近，成群结队的德国青年多次在奥格斯堡我曾为巴比及其同事库尔特·默克找来用以藏身的房子前示威。

最近我访问了德国，了解到一些前德军士兵对披露巴比一事的反应。有一老兵，兄弟在斯大林格勒阵亡，自己也险些丧命。他说，“我们穷士兵不得不从俄国前线步行回家，一路上备受饥饿、恐惧和虐待的折磨，而你们美国人却给巴比这该死的党卫队员成千上万美元的酬金，把他保护在温室里！”

我这个当时在德国服役的美国士兵最清楚，他说得一点不错！

我对新闻界的谈话促使我们的政府对巴比与美国情报活动的关系展开调查。1983年8月17日，美国司法部在著名的《瑞安报告》中公布了调查结果，逐条证实了我的断言。美国甚至认为应向法国道歉，说：“延迟的审判等于对审判的否定。”

能这样承认错误的国家没有几个，但在民主国家真理终将战胜邪恶，我的书就是要阐明这一点。由于《瑞安报告》隐瞒、掩饰或省略了巴比事件的一些真相，我这本目击者写的书将检查这些省略和自相矛盾的东西，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美国与这个声名狼藉的“里昂刽子手”的纠葛。

下面就是我 1948 年与巴比打交道的经过。它将告诉人们巴比到底是怎样一种人，他是如何从纳粹党徒变成美国情报员的。

献 给

我的孙子加布里埃尔和丹尼尔
愿他们象祖父一样热爱自由与真理

目 录

译者前言	(1)
引言	(1)
一 认出巴比后的震惊.....	(1)
二 美苏磨擦的开始.....	(13)
三 谁雇用了克劳斯·巴比?	(19)
四 巴比在我手下工作.....	(26)
五 除掉两个重要证人: 一个死亡, 另一个失踪.....	(57)
六 美国雇用的党卫队头子绝非巴比一人.....	(71)
七 巴比没有将哈迪变成双料间谍.....	(80)
八 司法部和国会助理核查我的陈述.....	(91)
九 文过饰非.....	(99)
十 巴比在玻利维亚呆了 32 年,目前正在法国受审...	(110)
尾声	(118)

一 认出巴比后的震惊

“天哪，詹尼，快看！”

星期六的傍晚，一个平平常常的傍晚，我和妻子詹尼在密执安州格罗斯角的家中吃晚饭。我们背对着打开电视机，收听着晚间新闻。后来我们回忆起，当时正播放“全国广播公司”的周末“晚间新闻”，时间是1983年1月29日，星期六。

新闻节目中出现了许多熟悉的名人，有政界著名人士、体育名星和电影演员，还有被热闹场面吸引住了的不知名的旁观者。电视屏幕上展现出许多遥远的城市，其中也有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

突然，女广播员杰西卡·萨维奇讲到一玻利维亚商人身陷囹圄，处境尴尬。她说出了一个我难以忘却的名字。我猛地转身去看屏幕，一下子认出了那个人，感到强烈的震惊，它使我回想起35年前。我呆视着不敢相信自已，我认出面前这个活得很好的人正是声名狼藉的纳粹分子克劳斯·巴比，那可恶的“里昂刽子手”。我们茫然地听着萨维奇讲述拉巴斯的新闻。

我打了个冷战，转身对詹尼说：“这就是1948年在德国为我工作过的那个畜生。我当时正在奥格斯堡美国反间队当特勤。”

不错，正是那张圆脸。那双细小贼亮的眼睛正平静地盯着摄影机。坐在那遥远的玻利维亚牢房里的矮胖子正是希特勒手下一名凶恶的军官。就是这个家伙，当要他交待在占领法国时期犯下的罪行时，曾发誓他会重新再干一千次。

据说巴比用“克劳斯·奥尔特曼”的假名在玻利维亚住了许多年。我以前曾见过奥尔特曼即巴比的照片，但都模模糊糊，不是角度太偏就是距离太远，这一次却十分清楚。这就是那个曾在我控制下为美国反间谍机构重金收买而出卖情报的家伙。实际上，巴比作为一名情报员，为美国人工作的时间——从1947年4月至1951年8月——比他为希特勒工作的时间还要长。

巴比还是那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他摇身变成玻利维亚大商人，毫无疑问混得不错，似乎对一切都满不在乎。据说他的一位同事正设法与玻利维亚国立矿业公司结清帐目，帐一结完，他就会获得自由。

但是，我在想，如果公众了解他的全部罪行，他能逃避惩罚吗？这么多年来他又是怎样躲过法国当局追查的呢？是怕曾与巴比一度合作过的人难堪而没有尽心尽力地搜寻吗？巴比的同事库尔特·默克的死亡又是怎么一回事——难道默克对巴比如何行使“职责”了解得太多了？

在我脑海翻腾着许多问题，最突出的一个是：是否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巴比犯下滔天大罪后，被美国政府正式收买雇用了？

除了反间谍队以外，似乎没有人知道他曾十分活跃地为美国人效劳。作为底特律市韦恩大学的德语和文学教授，我曾应联邦德国总领事的邀请，参加纪念新联邦共和国成立的宴

会。法国领事也经常参加这些活动。巴比被新闻界揭露后，我曾几次向法国领事提起我了解的巴比受雇于美国的情况。

我感到意外的是，他总说：“我们抓不到他，法国与玻利维亚没有引渡条约，我们难以下手。”

但现在大家已经知道谁是真正的巴比以及他在什么地方了，是否也该知道他与美国的关系了？

我认为是揭露这一真相的时候了，詹尼立刻同意。她是战时新娘，德国人占领她的祖国比利时整整四年。这样，一连串事件将一触即发，它将戏剧般地改变我的生活，我希望它也会改变克劳斯·巴比的生活。

揭露的时刻：我与全国广播公司取得联系

1月29日的新闻广播引起了人们对四十年代末期欧洲情况的生动回忆。我对詹尼说，“1948年我们住在奥格斯堡时，巴比就是我控制下的情报网的成员。你还记得我当时完全是德国人打扮，穿着当地裁缝做的衣服，身上带着德国身份证吗？”

“克劳斯·巴比当时的同事是库尔特·默克，一个正牌军人，不是党卫队。在我们情报机关雇用的代号彼得森网的情报员中，这是两个头号特务。上级命令我接管这个情报网，将所有情报翻译之后转送到我们在慕尼黑的总部去。我想我必须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为美国政府效过力。”

整整一个周末，我都在考虑着如何实现这一想法。星期一早晨，我给纽约“全国广播公司”电视新闻组写了一封信，

把我能回忆起来的关于巴比的一些事告诉了他们。那时候还难以保证巴比会被遣送回法国，由于玻利维亚当局不愿让引渡巴比；也不晓得公众对巴比罪恶一生的激愤能否影响玻利维亚。

纽约市 10020 号
洛克菲勒广场 30 号
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主任
先生们：

最近在你们晚间新闻节目中出现了一个前德国纳粹分子的镜头（1983 年 1 月 29 日，星期六，播音员为杰西卡·萨维奇），我觉得该写信给你们，补充一些有关的情况。这个纳粹分子名叫克劳斯·巴比，别名克劳斯·奥尔特曼。我在你们的新闻节目中一眼就认出了他。

1948 年我曾是美国反间谍队的成员，驻在德国的奥格斯堡。在那里认识了克劳斯·巴比。他组织了一个情报网向美国情报机关出卖情报。我作为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同他有将近一年的工作接触。他的同事名叫库尔特·默克，曾是德国正规军的情报人员，在德国占领法国的几年里一直驻在法国。他们十分清楚彼此在法国所干的罪恶勾当。与最近新闻报道所不同的是，巴比并不是盖世太保，而是党卫队保安处的特务，当时主要活动在里昂和贝桑松一带。

我根据驻法兰克福的美国情报机关的命令，将克劳斯·巴比和库尔特·默克从曼根城送到反间

队驻地奥格斯堡去。我把这两人及其朋友们的住房安排停当以后，每周与他们俩至少见两次面，整理他们提供的情报，向上级机关报告。为此，上级命令我每月给他们1,700美元作酬金。这笔钱表面上看来是分给了提供情报的有关人员。

法国情报人员曾经两次向我了解巴比的下落。当时，一位前法国“抵抗运动”军官哈迪上校，被指控与纳粹勾结，正在巴黎接受审判。克劳斯·巴比在一列火车上俘获哈迪上校以后，曾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想迫使他为德国人提供情报。据巴比说，这位上校在审讯中没有吐露一个字，从未与纳粹合作，最后逃跑了。而法国政府把他的逃跑误认为是释放。

我的上级命令我，不要对法国情报人员承认知道克劳斯·巴比的下落。我最后使他们相信，“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没能将他移交给法国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听库尔特·默克说，称巴比是“里昂的刽子手”一点也不过份。他们一起在法国共事的时候，他杀死了200多名法国人。

他两人每当为分钱的事争吵起来时，都向我揭露对方在法国犯下的暴行。有一回，库尔特·默克说起，德国党卫队保安处的人在法国比德军司令官权力大，如果法国人发现克劳斯·巴比制造的大屠杀的全部真相，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无法阻止将他移交法国清算战争罪行。

看来，克劳斯·巴比是将酬金积攒起来用作

1951年逃往南美的路费，因而逃避了进一步的起诉。

一旦克劳斯·巴比被带上法国或西德的法庭，我愿出庭作证，因为我可以回忆起巴比在占领期间犯下的更多的罪行。希望将这情况通知有关人士，使这个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

诚挚的

埃哈德·达布林豪斯

1983年1月31日

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我：巴比 被迅速而神秘地带出玻利维亚

星期一寄了信，第二个星期六才得到回音。1983年2月5日，我刚走进家门，电话铃就响了起来。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驻中西部代表，一位自称普林斯先生的芝加哥男子，一大早就接到电话通知，要他与我见面。看来终于有人在纽约看到了我的信。“达布林豪斯先生，”他说，“不知道您能否谈一谈和克劳斯·巴比的来往。”

“我既然写信给你们，当然愿意谈谈他的事。”我回答说。

普林斯继续说，“我们的一个小伙子正坐飞机从芝加哥来，两点钟在底特律机场降落。他将带上一个摄影小组和一位录音师。如果您认为可以的话，他们两点半到您房间来。”

一位叫巴里·霍尔菲尔德的举止文雅的年轻人按约定时间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位摄影师和两位技术人员。三点的

时候，他们已经把我的卧室变成了一个电视播映室。他们布置好家具，在合适的角度安排了灯光照明，然后让我坐在了沙发上。

霍尔菲尔德突然问，“我们怎么证明您 1948 年在反间队工作过呢？”这猛地提醒我，我会被看成是一个编瞎话的疯子。于是我赶忙翻找能证明过去的材料，找遍了在德国时的影集，才发现一张允许我在住宅区带枪的许可证。许可证上的日期是 1948 年 4 月，并有奥格斯堡市宪兵主任的签字。这足以证明我是美国反间队第 970 支队的人。手里拿着许可证，我开始接受采访，摄影机对准了我。

大约三点半的时候拍摄结束。晚上六点半刚过，我惊异地看到，就在我前一个周末看过的那个全国新闻节目时间里，播放了对我的采访。全国广播公司记者离开之前，我的卧室已经恢复了原样，每件家具都摆回了原处。

星期天上午十点钟，电话铃开始响个不停。星期六的新闻引起了空前的震惊，搅扰了许多人的安宁。人们简直不敢相信听到的消息。几天后，我开始收到署名“底特律纳粹党”和“白人党”等组织的恐吓信。恐吓电话多得使大学觉得很有必要在教室和家中派警察昼夜保护我。

美国雇用纳粹战犯作情报员的事当时还鲜为人知。在遥远的玻利维亚牢房里的克劳斯·巴比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尽管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也常有报道说他是隐身在南美的纳粹逃犯之一，但他却以玻利维亚公民的身份在那里发了迹，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最难以置信的巧合（是纯粹的巧合吗？）是，2月5日“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记者采访我时，新闻界宣布，巴比已被神